

正说历朝八十后

李晓丽 主编

正说
历史
人物

中

汉文帝刘恒皇后窦氏

明成祖朱棣皇后徐氏

南唐后主李煜皇后周娥皇

清太宗皇太极妃布木布泰

唐高宗李治皇后武则天

项立帝戚丰帝妃叶赫那拉氏

汉成帝刘骜皇后赵飞燕

唐太宗李世民皇后长孙氏

清高宗弘历裕妃和卓氏

汉光武帝刘秀皇后阴丽华

明太祖朱元璋皇后马秀英

北齐文宣帝高洋皇后李祖娥

汉高祖刘邦皇后吕雉

唐玄宗李隆基贵妃杨玉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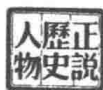
宋仁宗赵祯皇后曹氏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正说历朝八十后

李晓丽 主编



中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李晓丽

1984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随后进入内蒙古教育学院任教，讲授现代汉语及修辞专题等课程。后到北京从事编辑等工作，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长期聘任的特约编辑。编著有《国人必读唐诗手册》等书十余种。

图书策划 成晓春 崔付建
责任编辑 牛超
装帧设计 鸿儒文轩·书心眸意



【五代】

后梁太祖朱温皇后张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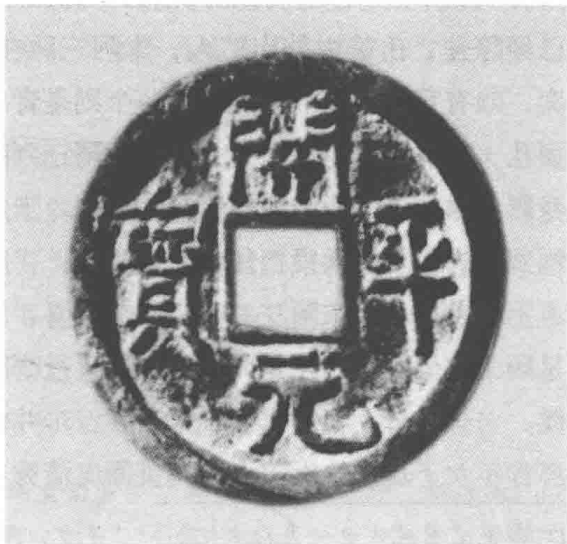
张惠（？~904），后梁太祖朱温皇后，宋州砀山（今安徽砀山）人，其父张蕤。谥号“元贞皇后”。张氏秉性严毅、持重家礼，品德之贤，在历代后妃中实属少有，就连“贪食、渔色、嗜杀、蔑伦”的朱温，也常为之收敛豺狼之心，因此，张氏常被后人称为“五代第一贤妃”。

一、乱世佳人 巧配天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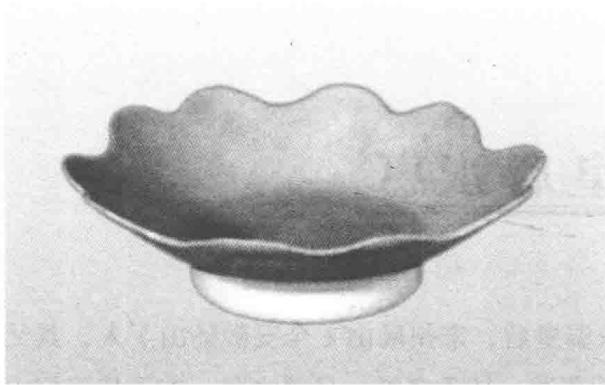
张氏，出生于砀山富豪之家。父亲张蕤曾任宋州刺史。张氏生得仪容秀雅，体态匀称，眉宇间露出一股英气。在后唐战乱叠起，动荡不安的时局之下，她流落在外，遇到朱温，被朱温娶为妻室。

朱温出生在宋州砀山县午沟里，“家世为儒，祖信，父诚，皆以教授为业”，是一个破落的小地主家庭出身。朱温因排行第三，小名便叫做朱阿三。其父朱诚早死，家产荡尽，寡母不得已携三子投奔萧县（今属安徽）地主刘崇家，母为佣媪，三子为佣工。

相传朱温出生时，他家的屋子上有红光上冲霄汉，邻里惊骇不已，大声呼号道：“朱家起火了。”大家争相挑桶、提水，奔到朱家救火，哪知到眼前一看，房舍并无异样，只有婴儿的哭啼声，询问之下才知是朱家新生一个孩子。众人纷纷议论：“我等明明见有红光，为何到了此地，反无光焰。莫非此儿生后，将来大要发迹，所以



后梁开平元宝



五代白瓷莲花式盘

有此异征哩！”随后散去。^[1]

朱阿三少时是个淘气鬼，喜欢弄枪舞棒，欺负邻里弱小的孩子。次兄朱存与他相似。父母屡次教训，终不肯改。朱阿三随母来到刘家，哪里受得了耕作之苦，每日里游手好闲，以雄勇自负，乡里人都很讨厌他。至年及弱冠，仍是劣性不改，时常闯

祸。有一次，他竟然把刘家的锅揭下来，背负着跑了，刘家无可奈何，只好由着他的性子胡来。但刘家夫人认为阿三不是凡人，对他格外优待。见他不爱种地，便让他去打猎。朱阿三与次兄朱存一起带上箭，同去逐鹿，朝出暮归，无一空手时，两人以此为乐，觉得逍遥自在。

有一天，兄弟二人逐鹿到了宋州（治今河南商丘）郊外，此时已是春意盎然，桃红柳绿，鸟语花香。春风撩得人心旷神怡。朱温兄弟刚想坐下来休息，突然听到一阵马车的声响，朱阿三抬头一望，只见两辆香车，由数百名兵役簇拥着向前行去。“香车里坐着何人？”他突发奇想，想要看个究竟。于是背上弓箭，尾随其后。

转过一个山角，在绿树浓荫中露出了红墙，原来是一座禅院。那两辆香车已经停住，由婢媪扶出二人，朱阿三趴在草丛中，见一个是半老妇人，神采奕奕，颇有官宦家眷的气度；另一个则是青年女子，年龄不过十七八岁，虽看不清面孔，但身材窈窕，举止大方。朱阿三判断这是母女二人来寺拈香的。那小姐的身影，像一条无形的线，紧紧拴着他，于是，他便向前凑近，想看个清楚。不料刚到殿外，就被兵役挡住，大声叱道：“刺史张大人的夫人和小姐正在拜佛，生人不得入内。”朱阿三一听，又惊又喜，慌忙问道：“张大人？是张蕤吗？他原是殽山富豪，与我还是同乡呢！”兵役哪能理会他，他只得坐在殿外的台阶上等候。一会儿母女稳步出殿，朱阿三三步并做两步赶了过去，歪头仔细端详，只见那青年女子真是绝世美人：鸭蛋面庞清秀美丽，眉似一弯新月，眼如一潭秋水，

[1] 事见《旧五代史·太祖本纪》：“是夕，所居庐舍之上有赤气上腾，里人望之皆惊奔而来，曰：‘朱家发火矣。’及至则庐舍俨然。既入，邻人以诞孩告，众咸异之。”



脸儿嫩得白里透红，着装却淡雅得体。特别在眉宇间露出一种英气，更是美艳绝伦。

朱阿三直看得眼睛出了神，香车早已走远，他的眼睛还是一眨不眨，直愣愣地瞪着，只是嘴里喃喃道：“阴丽华，阴丽华……”一直站在旁边的朱存不解地问道：“谁是阴丽华？”

朱阿三这才缓过神来，反问道：“二哥，你可记得父亲在世时，讲过的汉光武帝故事吗？”朱存忙问什么故事，朱阿三十分神往地说道：“汉光武帝在布衣时，曾自励道：‘为官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1]阴丽华是当时天下无双的美人，日后果如所愿。今日见到的张氏，恐怕是当日的阴丽华再世了。你说我将来能做汉光武帝吗……”没等朱温说完，朱存便哈哈大笑起来，连连摇头说：“你呀！可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异想天开啊！”

朱阿三被取笑，似乎有点生气，他还真是找到了点根据，气吼吼地争辩道：“时势造英雄。当年刘秀有何官爵地位，还不是和你我兄弟一样庶民百姓嘛！后来有机会做了皇帝，娶了阴丽华为皇后。你怎么知道我不能？”说完瞪着一双贼眼看着朱存。

朱存见他真生了气，也惧他三分，便顺着他的思路说：“要出人头地，总得有个靠山啊。我们现在寄人篱下，怎能成其大事呢？”

朱阿三这才高兴起来，只见他眼珠一转，很认真地对二哥说道：“现在唐室已乱，兵戈四起，前日听说王仙芝起兵濮州，近又听说黄巢在曹州响应。我们何不去投奔他们，说不定能混出个样子来。”朱存点头赞成，于是，二人便决定前往山东曹州投奔黄巢。

朱温兄弟二人来到山东，加入了黄巢的起义军。朱温身强力壮，胆大不怕死，战斗中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在战乱的年代，这种精神颇为可贵，所以很快被提拔为队长。过了一年左右，就被提升为大将了。此时，朱存在营中已有了妻室，而朱温仍惦记着他的“阴丽华”，非她莫娶，即使碰到再美丽的女子，在他看来也是无甚可取，大有除却巫山不是云之意。

朱温从军多年，屡屡得到提升，东驰西突，平时掠得美人，叫她侍寝，心

[1] 事见《后汉书·帝纪第一〇上·光烈阴皇后》：“初，光武适新野、闻后美，心悦之。后至长安，见执金吾车骑甚盛，因叹曰：‘仕宦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黄巢像

中总嫌不足，今日留下，明日舍去，总没有定下妻室。

唐广明二年（881）底，黄巢攻下长安，唐僖宗逃往四川，黄巢号称大齐皇帝，改元金统。任命朱温为同州（今陕西大荔）防御使，负责拱卫长安。

朱温没想到，他进驻同州，居民夹道聚观。朱温骑在马上，心里十分得意。突然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他眼前，虽然她衣着破烂，但他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这不就是朝思暮想的那个阴丽华化身张氏女么，但他转而又一想，不对，世上长得相似的人很多，再说堂堂刺史的大小姐怎么会沦落到如此地步？又怎么会孤身一人来到同州呢？

但他还是下得马来，急步走到这个女子面前，非常关切地问道：“请问姑娘家住哪里？”那女子答道：“宋州砀山县梁亭里。”朱温心里一喜，便开门见山地问道：“你是前宋州刺史的女公子吗？”那女子一听，先是一惊，心想这位将军如何知道我的身世，又一想，乱世之中，如能找到依靠，也比自己孤身一人漂流四方为好，于是，她便点头低声称是。朱温十分亲热地说：“女公子是我同乡，猝遭兵祸，想是受惊不少吧！”遂马上吩咐卫兵备轿。

张女随朱温来到军营中，朱温便详细地询问了她父母的情况。张女眼泪汪汪地诉说：“我叫张惠。父亲早已去世，我和母亲从家乡逃出来，由于兵荒马乱，不久也失散了，我跟着一帮乡民，才流离至此。”朱温望着眼眶充满泪水的张惠，真乃一枝梨花春带雨，觉得她更加楚楚动人，让人怜爱，情不自禁上前抓住她纤弱的手，动情地说：“自从在宋州郊外，得睹芳姿，便倾心已久。近年来我东征西战，总忘不了你，时常探听你的消息，但一无所获；我曾立下誓言：非你不娶，情愿鳏居。今日老天作美，把你送到我面前，可真是三生有幸啊！”

张惠听了，亦为之真情所动，却低头不语。朱温招呼婢仆，令她们领张惠到别室休息，好生伺候，不得怠慢，待选好日子，正式成婚。到了吉期，张惠一



经梳洗打扮，真乃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佳丽无双，宛如天仙。朱温既得了这般漂亮的女子为妇，洞房花烛，朝欢暮乐，自不必多说。

朱温娶了张惠不久，由于黄巢对他有误会，他便致书张氏告知想要背巢归唐，张氏复信赞成。于是朱温归唐，僖宗大喜。对群臣夸赞道：“这是上天赐朕哩！”遂下诏授朱温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并赐名全忠，后又拜朱温为汴州（今开封）刺史，兼宣武军节度使、东北面都招讨使，负责堵截黄巢。唐中和三年（883）三月，朱温携带爱妻张惠高高兴兴来到汴州，摇身一变为刺史大人了。

朱温自从投奔黄巢离开刘家以后，已整整5年了，他从未想到回家探望一下寄人篱下的寡母。张妃贤惠，硬逼朱温回家把老母接来。朱温无奈，只好派兵役百人，带着车马，去迎老母来汴。

再说朱温的老母，历尽艰辛，养子成人。常言道：“儿行千里母担忧！”自朱温兄弟走后，朱母时常惦记着两个儿子，四处托人探问，有的说可能做强盗去了，有的说恐怕已死在岭南，没有一个确信。朱母常常思念儿子，对着孤灯哭泣。这天汴使的车队来到门前，车声辘辘，马声萧萧，吓得村人都弃家遁走，以为不是大盗进村劫掠，就是乱兵过路骚扰，刘家老小，也惊恐万分。汴使进门说奉汴帅使命，来迎朱太夫人。常言道：知子莫如母。朱母深知两个儿子品行不端，以为是他们在外为盗，被官府追捕，吓得魂不附体，钻进灶下躲了起来。来使慌忙令人把她老人家搀了出来，然后十分谦和地告诉她朱温已为国立功，官拜宣武军节度使，是特地派人来接她的。朱母听后仍不相信，战战兢兢地说：“朱……朱阿三，落拓无行，做贼已经死了！汴州镇帅，不是我儿，想是弄错了



国画《黄巢占领长安》

吧。”来使只得将朱温如何归唐，如何建功，如何拜爵等情况，一一陈述，朱母方才惊喜泪下。

朱母来到汴州，见到朱温和儿媳张惠，自是喜之不禁。朱温设盛筵为母接风。席间，朱温得意忘形地说：“我父读书一生，不登一第。今天您的儿子为节度使，总算是光宗耀祖，不辱先人了！”朱母听了十分不悦，沉默良久方说：

“你能至此，确是为先人争气，但你的行谊，恐怕未必如先人呢！”朱温忙问何故，朱母方说：“你二哥朱存和你一同随黄巢起义，他已战死南岭，而今你富贵了，却忘了他，你二哥尸骨尚未还乡，难道你无愧吗？”朱温赶忙跪下谢罪，事后派人往南方收回了朱存的尸骨。

二、戒夫淫戮 遗德化石

光启二年（886），朱温晋爵为王，权势日益强励，但他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朱温生就是一副强盗心肠，狡猾，凶悍，善变。若一旦得势，则趾高气扬，目中无人，骄矜异常；若有求于别人，便低三下四，卑躬屈节，甘言奉承。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以怨报德，能将救命恩人置于死地。唐中和四年（884），他被黄巢起义军包围，为了活命，乃卑词厚礼，乞援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李率军解其围。朱温被李克用救出之后，不仅不感其恩，反而嫉恨李克用强盛，便假惺惺地邀请李克用上源驿（今河南开封县城南），佯为犒宴，暗藏杀机，夜间派兵包围上源驿，四面纵火，乱箭齐发，想一举消灭李克用和他的随从卫队。毫无防备的李克用在大火中被左右亲信唤醒，在侍卫们的拼命保护下，仓皇逃出，而其亲兵300余人，全遭杀害。



五代周文矩《宫中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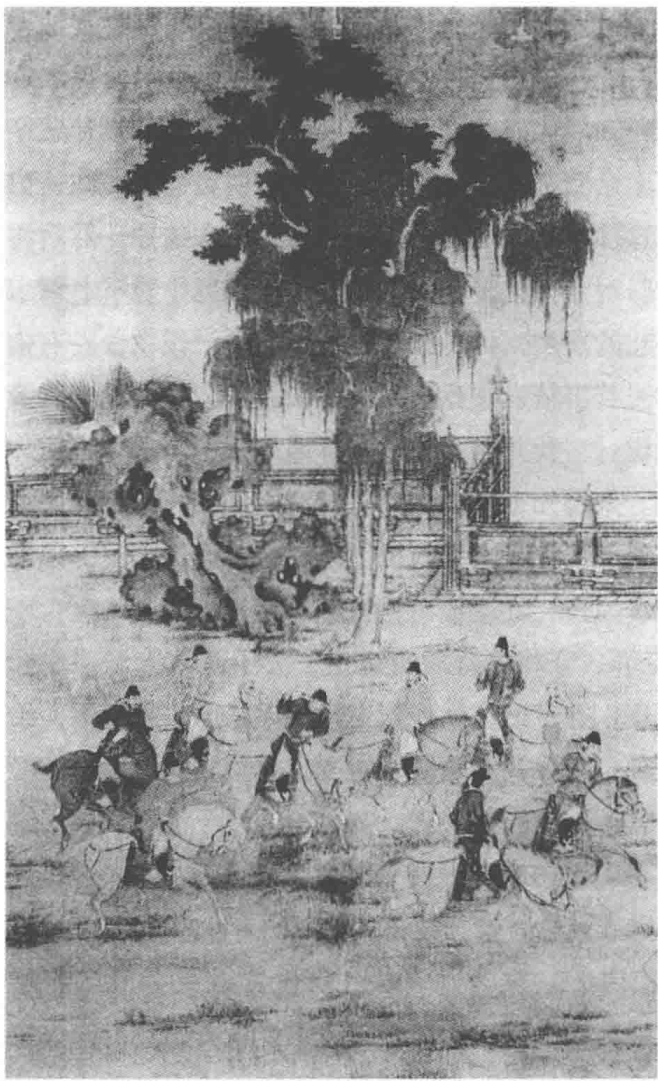
朱温杀戮成性，不仅对外人，即使是自己的亲人，他一时性起也会妄加杀戮。唐景福二年（893），朱温派长子郴王友裕攻徐州，破朱瑾于石佛山。朱瑾逃走，友裕没有乘胜追击。朱温得知后大怒，立刻夺取其兵权。友裕知道他父亲的脾气，恐怕性命难保，慌忙率十余骑逃到山中躲了起来，不久又偷偷藏在他伯父广王全昱的家中。张夫人知道这件事后，悄悄派人叫友裕先回来请罪，然后再设法营救他。友裕听从张夫人的吩咐，一大早就赶回来请罪，在庭中跪下，请求父亲宽恕。谁知朱温一见哭泣不止的友裕，仍是怒火中烧，二话没说就令左右推出斩首。张夫人在屋里听见，没想到事情发展竟会如此之快，连鞋子也没来得及穿，光着脚丫子拉着友裕大声地说：“我儿啊，你一大早回来束手请罪，难道你是不想改好吗？”说完抱头大哭。朱温知道张夫人话里有话。仔细一想，张夫人说得也对，只好摆摆手，令左右退下。在张夫人呵护下，友裕总算保住了一条性命。^[1]就这样，张夫人以婉言讽谏，从朱温的虎口下解救出不知多少人。

朱温兵势强大后，便进军兖郛，守将朱瑾脱身逃走，妻子落入朱温手中。朱温见瑾妻姿色可人，强令她侍寝，并带归汴梁。张夫人闻讯马上去见瑾妻，给她跪下，凄然泪下，十分动情地说：“你我本是同姓之国，兄弟之间，因小故便大动干戈，而使我姐姐至此地步，若不幸汴州失守，妾也是同样下场啊！”^[2]说完放声大哭。朱温在一旁为之感动，便送瑾妻为尼。瑾妻当尼姑后，张夫人仍把她当姐姐看待，时常去看她，并送衣送食，情意至深。

张氏贤明有礼，朱温虽虎狼之心，也为她制伏，无论内政外务她多有指点。朱温本就对她宠爱异常，更因为张氏所思所料，正是朱温没有想到的，朱温对她更加敬畏，军政国策多向张氏请教，有时朱温已督兵出行，途中接着汴使，说是张夫人认为不可，请大王还，朱温即勒马回军。就是平时侍妾，也只有三五人，不敢贪多无厌。

[1] 事见《新五代史·梁家人传·太祖元贞皇后张氏列传》：“郴王友裕攻徐州，破朱瑾于石佛山，瑾走，友裕不追。太祖大怒，夺其兵。友裕惶恐，与数骑亡山中。久之，自匿于广王。后阴使人教友裕脱身自归，友裕晨驰入见太祖，拜伏庭中，泣涕请死。太祖怒甚，使左右捧出将斩之，后闻之，不及履走庭中，持友裕泣曰：‘汝束身归罪，岂不欲明非反乎？’太祖意解，乃免。”

[2] 语见《旧五代史·梁家人传·太祖元贞张皇后列传》：“兖、郛与司空同姓之国，昆仲之间，以小故寻戈，致吾姒至此。设不幸汴州失守，妾亦似吾姒之今日也。”



梁太祖女婿赵岩画《八达游春图》

朱温在基本统一黄河流域以后，于唐天复二年（902）入关拥昭宗还长安，大杀宦官，结束了中唐以来宦官专政的局面。第二年，朱温被晋封为梁王。张惠自然也就成了王妃。唐天祐元年（904），张妃突然得病，食欲不振，身体日益消瘦，精神日见不佳，此时，朱温正在准备篡夺唐权。一日，忽报张妃病危，才策马赶回汴梁。看见爱妻病卧榻中，骨瘦如柴，奄奄待毙，铁石心肠的他不免洒下几滴眼泪。张妃闻有泣声，奋力睁开双眼，见是朱温立在床前，便挣扎着痛苦地说道：

“大王回来啦，妾要长别大王了。”朱温闻此言，备感悲伤，他握着张妃的手哽咽道：“同州幸遇夫人，至今

20多载矣！内政仗卿主持，外事亦多赖卿参谋。如今大功即将告成，只盼与卿同享荣华富贵，做几年太平帝后，爱卿你可不能走哇！”张妃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微微地说：“人生总有一死，死有何恨！况妾身得列王妃，已喜出望外，还享什么荣华富贵。”

张氏虚弱地说到此，便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朱温忙将她扶起。她歇了一会儿，接着说：“大王备受唐室厚恩，唐室可辅，还须帮护数年，不可骤然废夺。从古至今，哪有几个太平天子？足见皇帝之难做。”朱温不以为然，说：

“时势逼人，不得不守。”张氏不得已说：“上台容易，下台难，大王宜三思后



行。果然有一日天与人归，得登九五，妾在走以前，有一句话作为遗言，不知当讲不当讲？”朱温点头，表示同意。这时张妃突然气往上涌，痰喘发作，但她仍挣扎着说：“要……要戒杀、远色……”话没说完，身一倒便断气了。朱温拥尸号哭，非常哀恸。由于朱温生性残暴，杀人如草芥，部下将士无人敢谏，唯独张妃能出手解救，军士赖她而存活的，不可胜数。张妃病卒传至军营，没有不掉眼泪的。

张妃被葬于开封县润色乡。唐天祐四年，朱温废哀帝自立，建都汴州，国号梁，史称后梁。开平二年（908）追册张惠为贤妃，至乾化二年（912）十一月二十三日，又追谥为“元贞皇后”，祔于宣陵（在今河南伊川县西南）。

名家评说

后贤明精悍，动有礼法，虽太祖刚暴，亦偿畏之。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梁家人传·太祖元贞皇后张氏列传》

汴有张氏，晋有刘氏，皆为开国内助，贤妇之关系国家，固如此其重且大者。

——蔡东藩《五代史演义》

后唐庄宗李存勖皇后刘玉娘



刘玉娘

刘玉娘（？～926），后唐庄宗存勖皇后。魏州成安人，其父刘叟。刘玉娘心狠手辣，多谋善变。在后唐宫廷内恃宠弄权，兴风作浪。她为瞒出身，棒笞生父；为掌朝政，残害忠良；勾结伶宦；聚财敛民。所做所为，令人发指。后与夫弟姘逃，最终被迫自杀。

一、棒笞生父 谋得后位

刘玉娘自幼随父亲刘叟流浪各地，四处为人行医问卜。后梁乾化元年（911），他们在成安（今河北成安），正遇到晋王李存勖的手下袁建丰率兵在街头烧杀劫掠。袁建丰正愁所获无几时，看到一老一小的刘玉娘父女，老的生半脸黄须，形容枯瘦，小的只有五六岁，生得聪明伶俐，讨人喜欢。袁建丰情急之下将刘玉娘抢到马上，回营孝敬了主帅李存勖。李存勖见刘玉娘精灵秀慧，小巧可爱，便带到晋阳（今山西太原南），令人侍生母曹氏。刘玉娘从小随父在外谋生，懂得不少人情世故，虽年纪幼小却善于察言观色，既能端茶递水，又善承人旨意，因而深得曹氏宠爱，每逢闲暇之时，曹氏便教她学习吹笙弹琴及歌舞诸技。她生性聪颖，所教无不心领神会，曲尽微妙，被曹氏视若掌上明珠。

刘玉娘长成十五六岁时，已经出落得貌美动人。一日晋王李存勖出征归来，入内庭拜曹氏，母子相聚，欢乐异常，曹氏命刘玉娘歌舞弹唱，以助雅兴。刘玉娘在年轻的晋王跟前，显得额外妩媚，她轻歌曼舞，间以吹笙弹琴，悠扬婉转。李存勖深通音律，听到刘玉娘抚琴弹曲，已是惊喜不已，又看她千娇百媚，



楚楚动人，更觉得可怜可爱，两眼一眨不眨地盯视着她，竟忘了同母亲说话，曹氏早已心中了然，便将刘玉娘赐给李存勖。李存勖大喜过望，当即将刘玉娘带回。当时，李存勖的正室为卫国夫人韩氏，二房为燕国夫人伊氏。刘玉娘作为第三妻房，封为魏国夫人。

在此之前，李存勖攻打后梁夹城时，虜守将符道昭之妻侯氏，侯氏尚在惊魂不定之际，便被李存勖纳为己妾。侯氏姿色超众，正值豆蔻年华，又有芙蓉脸面，很快得到李存勖的专宠，行军打仗，也将侯氏带在身边，弄得宫中其他妻妾全被搁置一旁，她们不免含酸吃醋，骂侯氏为“压寨夫人”。自从刘玉娘进府后，侯氏很快被李存勖冷落了。刘玉娘不但年轻貌美，多才多艺，而且多谋善诈，暗中设置障碍，阻止李存勖与其他妻妾见面；同时又百般献媚，想方设法让李存勖专心于己。后梁贞明元年（915），后梁天雄军节度使降李存勖，李存勖率军前去受降，刘玉娘使尽手段强请随行，获准。从此以后十余年，李存勖每次出战，她必随军而行，彻底取代了侯氏，宠专一身。

刘玉娘获得专宠靠的是她的美貌和艺术手腕，而她的儿子李继岌更使她的地位得以巩固。李继岌生得酷似李存勖，深得李存勖喜爱，将他立为王位继承人。

李存勖进驻魏州，经过河北时，仍以医卜为生的刘叟闻女已显贵，赶到王宫，自称为刘夫人的生身之父，求见刘玉娘。李存勖令袁建丰审视，袁建丰说当初确曾见此黄须老人挈着刘夫人。可是，当刘夫人自己出来会见时，却勃然大怒说：“妾离乡时妾父已死于乱兵之中，曾由妾恸哭告别，那里钻出这田舍翁，竟敢冒称妾父呢？”刘玉娘正在与嫡夫人韩氏、伊氏争宠，三人皆以门第攀比，因耻为寒家之



五代女舞俑

女，她只好六亲不认。说罢便命兵士棒笞刘叟百下。老迈的刘叟昏晕了几次，最后只好哀号而去。李存勖相信了刘玉娘的话，认为那个黄须老头攀亲附贵可笑之极。一日兴起，李存勖背起行囊药箱，与儿子继岌一起，扮成医卜的模样，乐不可支地跑到刘玉娘卧室，并称做“刘衙推访女”，硬是把刘玉娘从睡梦中闹醒。刘玉娘睁眼一看，正中其隐痛，顿生无名怒火，将继岌重笞一顿。^[1]

后梁龙德三年（923），李存勖称帝，建立后唐王朝，改元同光。李存勖即后唐庄宗。立谁为皇后，这成了庄宗最棘手的问题。庄宗有意立刘玉娘为后，但是卫国夫人韩氏为正室（第一夫人），燕夫人伊氏位次也在刘玉娘之上，越次册立，违反常规，无法向群臣交待，故庄宗就此事一再拖延。

刘玉娘表面上佯作欢笑，可暗中早已焦灼异常。偏偏此时又生出两件事情，一是同光二年（924）正月，庄宗派皇弟李存渥、皇子李继岌去晋阳迎接皇太后及韩氏、伊氏来洛阳团聚。韩氏、伊氏来到洛阳无疑给刘玉娘做皇后形成极大的威胁。此时皇太后曹氏也不如原先那样喜欢刘玉娘，对她有许多不满。更叫刘玉娘头痛的是河南尹张全义上表奏请庄宗到洛阳举行郊祀之礼，庄宗大喜，准备立即举行。郊礼是一种盛大的国礼，新即位的皇帝要与皇后及群臣参拜天地祖宗，敬告神鬼和列祖列宗。刘玉娘心急如焚，万一在立皇后之前举行郊祀之礼，卫国夫人韩氏必定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参加，那就成了事实上的皇后了。

她即刻开始行动，一方面亲自出马，盛饰入谒庄宗，以仪物未齐，不足显示尊严，需要再加制造为由，请求改定郊祀礼仪的日期。庄宗经不住她的劝说，遂将日期推至仲春二月。另一方面，她情急生智，嘱使伶人和宦官四下活动，运动朝臣。丞相豆卢革经刘玉娘的金银贿赂，加之说客劝说，便对立刘玉娘为皇后之事大表赞同。最难说服的是枢密使郭崇韬，他位兼将相，为人正直，为官清廉，他反对越次册立刘氏。刘玉娘无奈，便找到郭崇韬故友的子弟，重金赂之，请他们前去劝说郭崇韬。郭崇韬正对伶官把持朝政忧心忡忡，故友子弟乘机献策说：“为公之计，不如主动奏请册立刘玉娘。她专宠，路人皆知，且皇上早就有意立她为后，公何不顺水推舟，送个人情呢？公若率先奏请，上可得皇上的欢心，内可得到刘玉娘的报答，虽遭别人评说，但可推行公之改革措施，何乐而不

[1] 事及语见《新五代史·唐太祖家人传·庄宗神闵敬皇后刘氏》：“其父闻刘代已贵，诣魏宫上谒……然刘氏方与诸夫人争宠，以门望相高。因大怒曰：‘妾去乡时，略可记忆，妾父不幸死于乱兵，妾时环尸恸哭而去。此田舍翁安得至此？’因命笞刘叟于宫门。”



为。”这一席话，终于说动郭崇韬，他马上与丞相豆卢革联名上书，请立刘玉娘为皇后。庄宗接到奏章，正中下怀，刘玉娘佯装不知，暗自欢喜若狂。

郊祀之礼终于按照刘玉娘的意愿举行了。二月朔日，庄宗亲祀洛阳南郊，群臣毕聚，宰相以下按次称贺，颂声连天。过了数日，即正式册立刘玉娘为皇后，封皇子李继岌为皇太子并魏王。刘玉娘受册封之后，便乘上重辇，在庞大仪仗乐队的簇拥下，参拜太庙。她本来就姿色迷人，这时又加珠冠玉佩，罗衣迭雪，更显出万种娇娆，千般婀娜，引得洛阳男女老少无不夹道聚观。刘玉娘礼毕归宫，朝廷内外，百官相率朝拜，贺她荣居皇后之位，唯独卫国夫人韩氏和燕国夫人伊氏愤愤不平，不肯朝贺。庄宗不得已封韩氏为淑妃，封伊氏为德妃。^[1]

二、认臣作父 搜刮民膏

早在庄宗即皇帝位之前，刘玉娘就开始伙同一批宦官伶人操纵朝政，受贿索贿。后梁宋州节度使袁象先入朝，辇带珍宝数十万遍赂刘玉娘及宦官伶人，立即得到庄宗的召见，庄宗再三慰劳，倍加宠信，赐名李绍安。后梁降将霍彦威、戴思远等，因纳贿刘玉娘，而大得庄宗恩赐。

荆南（治今湖北江陵）节度使高季昌，闻庄宗已灭梁，颇为畏惮，为了避庄宗祖父国昌庙讳，改名季兴，然后亲自入朝拜见庄宗。庄宗和郭崇韬对他以礼相待，赐以盛宴，命其归镇，官任原职。当高季兴辞朝南归至襄州（今湖北襄阳）时，突遭追缉，幸亏在卫士的保护下，乘夜逃脱，才幸免一死。原来，高季兴入朝，馈赠刘玉娘及伶宦不足，刘玉娘心中不平，便同伶宦一起，谗言庄宗。庄宗素来听信刘玉娘，加之对高季兴始终不放心，立即令襄州刺史捉拿季兴，致使高季兴怀恨在心，暗中召纳后梁散卒，练兵屯粮，随时准备兵击后唐。

李存勖自幼喜好音律歌舞，豢养了一批伶人。做皇帝后，这些伶人立即得宠。他自己也常常粉墨登场，每次出行，也带伶人同行。这些伶人可以随时出入宫廷。刘玉娘借机遍插伶官，位加群臣之上。她曾鼓动庄宗用伶人杨婆儿为卫州（今河南新乡）刺史，伶人为官从此开始。她还煽动庄宗任用宦官为监军，并下令：前朝宦官，不论贵贱，都可回朝廷任事。当时庄宗身边1000多名宦者，皆是

[1] 事见《新五代史·唐太祖家人传·庄宗神闵敬皇后刘氏》：“皇帝御文明殿，遣使册刘氏为皇后。皇后受册，乘翟车，卤簿、鼓欢，见于大庙。韩夫人等皆不平之，乃封韩氏为淑妃、伊氏为德妃。”